

樸學齋叢書

第二集
(叢刊第二冊)

七

周
來
諧

子
學
略



民國十二年
安吳胡氏刊

周秦諸子學略序

顧亭林云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明季士子廢書不讀日以割裂經史爲射科之具故亭林之言如有清一代學術極爲可觀乾嘉諸儒精深審慎適於往古然不蘄鑄錢僅蘄采銅卒之生銅累累幾無一錢之可用中國學術至今尙無有統系之可尋者此恪遵亭林之言之過也余謂爲學譬諸作室然前賢之著作如木石磚瓦其精者誠不愧爲采山之銅使後之人熟視其木石磚瓦之委積不思整理而用之曰孳孳焉伐木於林開石於山范土爲磚瓦以自詡其用力之勤而卒無片檐可以蔽風雨又何貴此木石磚瓦爲耶所以今日

爲學只須就前賢之著作爲之整理而條貫之蓋前賢爲采料之工吾人當爲建築之工也往年在北京與瑞安邵次公言之次公固蘄采銅者不以爲然嗣回上海與常熟蕭蛻公言之蛻公頗踴余說于是思將中國學術若政治若經濟若哲理若文藝一一爲之整理求其條貫庶幾散漫之學術略有一綫之統系焉周秦諸子學略卽本此例而成者擇言不精草創多陋無美輪美奐之觀然從周秦諸子學者由此門徑則升堂入室不難著力矣胡韞玉自識

周秦諸子學略

涇縣 胡韞玉樸安著

總論

自六經以外凡著書立說自成一家言者統稱諸子非專限于周秦也然自春秋以上學說未興學派未立雖言爲世則不以家稱又年代湮遠簡冊無徵縱有存者難尋統系漢武以降定一尊於孔子罷黜百家學術專制雖西京之微言大義東京之名物訓詁以及宋元之義理莫不各有師承自立門戶而要其大旨必以孔氏爲宗故論述諸子但當斷自周秦其他有作者可弗及已溯自古者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諸子學術概掌于官出而見諸政治入而申其佔畢若王

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之道以相講究者謂之學以其學載之文字者謂之書是以學皆信而有徵非僅記諸空言實以見諸行事而又包括衆有六通四辟小大精粗无乎不在莊子有言古之人其備乎此之謂也周道既微官失其守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政既紛歧學亦雜出是以百家之說蠡起並興各引一端放言倡論皆目以所學爲不可加思欲以之易天下甚者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離事以言學舍學而尊思而後諸子之學始純雜淆亂矣然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用譬諸耳目視聽皆有所明水火生滅不可偏廢儒長於禮樂制度用以宣教化則人和道長於秉要執本用以臨人民則

事簡陰陽長于考曆測象用以受民時則事舉法長于信賞必罰用以治國家則民肅名長于辨等別分用以制禮數則名正墨長于刻苦堅忍用以飭風化則俗儉縱橫長于脩辭立言用以使四方則命達難長于貫穿羣說用以議政事則識周農長于辨穀化土用以勸耕桑則國裕小說長於閭巷細故用以考民俗則情見凡茲十家莫不各尊所聞推衍其長而冀用於世雖術有大小理有精粗而一致百慮殊途同歸苟成一家胥有所自卽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遺裔也十家之中儒墨道其學最昌法與農其用最鉅春秋之末世之顯學厥惟儒墨儒之所至孔子也墨之所至墨子也自孔子之歿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

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今則諸儒胥廢
惟荀孟二家傳世弗絕蓋漢武尊崇孔氏實尙荀學而學官所立惟
有孟氏人君之所尊士子之所誦儒分爲八荀孟獨存詎無故乎自
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俱誦墨
經而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觭偶不侔之辭相應已非刻苦堅忍之
本旨三墨之徒雖以墨子爲聖人願爲之尸然而倍謠不同號爲別
墨蓋生勤死薄其道大轂刻苦堅忍之操天下不堪卽其弟子亦不
能以此自矯此墨子所以不再傳而衰也道家之學絀於儒家僅行
於南土至漢初始盛文景用之清靜甯一幾於無爲而治此乃道家
之精義柱下之真詮自漢而後每下愈況一變而爲絕棄禮學兼棄

仁義再變而爲嬰兒藥女金樓絳宮三變而爲青蛟白虎寶鼎紅爐
極於符籙咒誦而道家學荒矣法家兼術與法因任授官循名責實
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人主之所執此所謂術也憲令著於官府
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姦令人臣之所師此所謂法也
商君申子處子慎子韓子之徒皆以法學顯而商君爲能用法略具
法治之精神惜乎法本未立成憲蕩然徒爲刻薄寡恩者助耳管子
兼任法術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皆其術也任法法禁重令諸篇皆其
法也以今例之術爲政治法爲法律周秦法家皆以法律爲政治之
用政法未能釐然故法律每屈於政治之下而聽其左右則人主之
威尊權臣之勢重法家剏始之不善有以致之農家之學傳者絕少

若夫辨百穀之種別土壤之宜引伸其說辭達理張者周秦之間吾未之聞而許行之徒倡並耕之說廢倉廩府庫之儲此乃農家之政治學非農家之執術學農學重於執術執術明則土地闢而收穫豐民用足而國家富今土化之法瀦水防水之術求之官守尙存什一於千百豈君子小人之別而當時之農家第爲賢者之識大歟名家苟爲鉅亂既乏嚴謹之才雜家易爲漫羨亦無制裁之力陰陽家流言曆象者過於疏牽忌禁者流於妄縱橫家流乃游說之異名非外交顯對之才其學雖存無關弘旨然亦不可廢也小說家流街談巷議有益民俗自笑林以後此情漸衰非復藹藹之議矣十家之學載在班志其書或存或沒儒道同源而異流用之今世利弊相參是非

各半國奢示儉民貧當節墨其對症之藥乎中國以農立國近年以來羣知農產爲致富之本廣土衆民之國正宜發揚農學盡地力而裕民生惜農家者流未能盡其情範圍詭詐之人心而大爲之防是在於法法之防國甚於隄之防川隄潰川決法壞國亂雖然法貴有本本不立則枝葉無所附麗法家者流皆枝葉之談也今茲所述略依班書擇其學之昌大而有裨於用者論之其他僅詳其源流焉或亦足爲治周秦諸子學者之一助歟

儒家源流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按古者契爲司徒而敷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周官司徒之職專掌教化以祀禮教敬以陽禮教讓以陰禮教親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節以世事教能以賢制爵以庸制祿五教十二教皆所以順陰陽明教化而助人君者也儒者之道三綱五常之說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胥五教十二教之遺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定六經六經者先王之陳蹟孔子脩之以立教而導民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文胥陰陽教化之事漢志曰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隋志曰聖人之教非家志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儒者之道卽古司徒教民之遺法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惟教民爲

能得民也其後百家並出與儒爭教民之權而孟荀之徒各有著述
昌明儒道闡仁義而勸善述禮樂以齊民故儒道獨盛雖荀嘗非孟
要爲同源不背其本教民之遺意猶存及惑者失其精微辟者隨時
俯仰僥倖于富貴利祿昧教民之旨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
亂其本體儒遂爲世詬病矣此賤儒之過也

道家源流

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按古者黃帝執道以濟天下立
史官而世守之史掌一代之書成敗禍福存亡之迹皆具於是老聃
爲柱下史多讀藏書知盛碩之必衰也故清虛以自守知剛強之必
折也故卑弱以自持閱世多更事富然後秉要執本建之以常无有

主之以太一由是言之道家之出於史官由于讀書之多非史官之流爲道家也莊子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道家者流徵之莊子固亦不必源于史惟是上古之時史爲學術之總莊子所謂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要亦不能出史之範圍之外特非官守耳莊列楊朱皆道家真髓然非老子嫡傳蓋老子求長生莊列楊朱則齊死生也自僞關尹子出本谷神不死是爲玄牝之語依傍其說爲術士言後世之術士遂推老子爲教主矣道家之弊不在漢代而在晉後故漢志云放者爲之獨任清虛可以爲治隋志云迂誕譎怪而失其真是漢代道家之弊不過獨任清虛晉後道家之弊始迂誕譎

怪也

陰陽家源流

漢書藝文志曰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按古者羲和之官曆象日月星辰測中星以定時置閏月以成歲爲天文曆象學之所自出陰陽家流子章之徒論熒惑守心之變此洪範五行之遺鄒子之徒論赤縣神州之事此山海經穆天子傳之遺敬授民時已非陰陽家之事矣漢志云拘者爲之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論鬼神觀史記孟荀列傳所述鄒衍之說及漢志所錄鄒子鄒奭子諸書大概皆拘者之爲也蓋陰陽家以趨福避禍爲事如墨子北行遇日者之事卽爲後世豫言之權輿故陰陽之學其高者爲楊雄之太玄司馬

光之潛虛邵雍之皇極經世黃道周之三易洞璣其下者巫卜星相之所憑託也雖曰出自義和非其倫矣

法家源流

漢書藝文志曰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按古者皋陶爲理明於五刑法爲刑法必罰而非信賞也周官司寇之職掌三典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二曰軍刑三曰鄉刑四曰官刑五曰國刑雖典有輕中重之分刑有野軍鄉官國之別總之司寇之職專掌刑罰未與於政治也自法家起始渾法於政矣管子以政兼法牧民乘馬大匡小匡皆政治之論漢志列於道家別管